

赌徒的巨变

我是本地金属制品厂的一名工人，一九九七年三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，我在法轮大法中获得了新生。

迷失

修炼前，我赌博成性，成了全县有名的赌徒。为了赌博，我可以丢开工作，不上班，也可以几天几夜不吃、不睡。赌徒成了我的朋友，麻将成了我的伴侣。赢了欢喜若狂，请赌友大吃大喝；输了心烦意乱，乱发脾气。赌赢了还想多赢；赌输了总想“捞”回来，脑袋中装的都是钱、麻将。我每月的工资基本上都用在麻将桌子上了，家里一贫如洗。赌博使我心灵扭曲，认为要抓紧有生之年去快活、消遣、享受，因此，我天天赌。

看到我在“败家之路”上越陷越深，家人着急，苦口婆心的劝我别再赌了，我根本听不进去；公安机关多次对我进行教育，甚至拘留，也无济于事，出来后照赌不误。

身体一团糟

几十年的抽烟喝酒，不分昼夜的打牌赌博，我的身体搞的一团糟，身患多种疾病，尤其是患上严重的高血压、心脏病。我的血压是 120/180，心脏病发作时，我的心跳每分钟高达 200 多次，呼吸困难，随时都有可能丧命。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到后来，冷水不敢摸，冬天还没到，我就穿上棉大衣了，工作也干不了了，天天在家养病，昔日的赌友也远离了我。

从此，医院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我看过中医、西医，找过名医、土医生，疗效都不佳。一九九五年七月，家人还把我送到了昆明

医学院，找专家诊治，专家都说：“现在医学对你的病不可能根治，你只有终生吃药控制。”

因此，速效救心丸、心痛定等，是我的必备药品，随身带着，以防不测。每次心脏病发作，立即送医院抢救，每次花去的医药费高达几百上千元，可是病情却没有得到好转。我思想压力很大，成天胡思乱想，靠服安眠药才能睡一两个小时的觉。思想压力加上药物的副作用，使我不但没有口味、没有食欲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其它病也并发出来，心脏病发病的频率也在不断加快，我感觉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。我空虚、失望、无助。

喜得大法获新生

就在我对人生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一位亲戚向我介绍了法轮功，一九九七年三月我喜得大法。法轮大法象一盏璀璨的指路明灯，点亮了我人生的希望，让我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。

学法、炼功几天后，折磨我多年的心脏病、高血压不治而愈，我



不再吃药、打针。从此，我一身轻松，精力充沛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一百多斤重的电焊机，我能一口气扛上五楼，干活一点不觉得累。

通过学法，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地是返本归真，返回自己先天的本性。我以前的所作所为，恰恰与人生的目标背道而驰，是在自毁，危险至极！修炼后，我戒掉了赌博，戒掉了烟酒，彻底改掉了几十年形成的恶习，大法彻底改变了我。大法在我身上的真实体现，让公检法司及所有教育过我的人震撼、让医学界震撼、让所有认识我的人震撼！同时也让不少人，其中包括警察、医生、局长、专家得法修炼。我的变化源于博大精深的法轮大法！我在大法中获得了新生！

(四川法轮功学员/文) ◇



2016 年 7 月 4 日，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参加华盛顿州柯克兰市举行的独立日大游行，获第一名。

绝食抵制迫害逾30天 成都刘晖身体非常虚弱



图：刘晖，摄于1994年10月

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，律师再次见到法轮功学员刘晖时，她已被非法关押于青羊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原青羊区医院，以下简称“青羊区医院”）。在三楼的接待室，律师看到刘晖步履蹒跚，两手还拽着连着脚镣的长长铁链，没有人搀扶，面容很是痛苦。

青羊区医院是成都市看守所的指定医院，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之一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已有至少八名法轮功学员在该医院被迫害致死。刘晖的处境令人担忧。

绝食一个多月，身体虚弱

刘晖原是成都市金琴路小学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。今年六月二日，刘晖在公交车上讲真相，被黄瓦街派出所绑架，后被非法刑事拘留，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。当天晚上，青羊区某书记和黄瓦街派出所警察等人到刘晖母亲家非法搜查。刘晖一直绝食抵制迫害，身体非常虚弱。

六月十五日，家人委托的律师在看守所见到刘晖时，她身体已虚弱不堪，出来时，由两个警察架着，说了几句话，就支撑不住，倒在会见桌上。

七月五日，律师再次见到刘晖时，她已被非法关押在青羊区医院。律师看到，刘晖虽然已被摧残得奄奄一息，脚上还戴着沉重的脚

镣，没有人搀扶，手里还拽着连着脚镣的长长的铁链。她步履蹒跚、艰难地一步步挪动着脚步，来到三楼的接待室，面容非常痛苦。

在这次被绑架之前，刘晖刚刚经历了三年半的冤狱，身体遭到严重摧残。入狱时体重一百二十六斤，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出狱时只有六十二斤。出狱不到一年，刘晖身体尚未恢复，却再陷囹圄。

这十六年中，刘晖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，累计坐牢十二年半（包括非法劳教一年半、非法判刑两次共计七年半、洗脑班非法拘禁三年三个月），期间遭各种酷刑折磨。

手术失败，是大法救了她

刘晖从小就是先天性近视。一九九一年，她十九岁时，到都江堰空军疗养院动了治疗近视眼的手术，却失败了。她每天晚上都要在眼部缠绕绷带八个多小时，才能勉强维持白天的视觉。由于绷带压迫眼部，影响到睡眠神经，又加重了失眠，每天要用十几个小时来睡觉，还睡不好，没精神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从一九九一年春到一九九七年十一月，近七年的时间，刘晖都是这样度过的。想到说不定哪天会突然失明，恐惧和绝望笼罩着她，她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四日，她偶然看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觉得这本书和一般的书不一样。在看《转法轮》的第二天，她因为太疲倦没来得及缠绷带就睡着了，醒来后却发现眼睛看东西清清楚楚的。接下来几天，她发现不仅眼睛好了，睡眠也正常了。

从此以后，她再也没有缠过绷带，每天只睡六、七个小时就够了。

一个多月后，多年困扰她的多种疾病，如萎缩性胃炎、咽喉炎、关节炎、妇科病、过敏性皮炎、严重便秘、痔疮都好了。她暴躁的脾气也改了，与她教的五十六个孩子，重新织就了缕缕善缘。

学生去看看守所要人

刘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，深受学生们的爱戴。在她被非法关押后，她的学生自愿去看看守所要人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成都市看守所一名警察在走路时，被一帮小孩拦住，叫他不要抓他们的老师，他们的老师是最好的，要他放了他们的老师。当这个警察问明他们老师的名字、到看守所各个监室去询问谁是刘晖时，道出了这段故事。孩子们的纯真与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株连儿子

刘晖的儿子从四岁起，派出所不让他继续上幼儿园，让跟着刘晖到学校读学前班，说是便于监控。二零零五年四月，刘晖前夫到监狱找她离婚，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毁了。

后来孩子得了过敏性紫癜，需家人照料，因刘晖长期被非法关押，高中时只能长期休学。◇



图：部分被青羊区医院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